

中国古代作家
研究丛书

白居易传

王拾連 著

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

白居易传

王拾遗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

白居易传

王拾遗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建工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0.375 插页2 字数230,000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14,5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383 定价: 1.10元

目 次

代序：白居易世界观刍议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
第 一 章 “苦乏衣食资，远为江海游。” ……（ 15 ）

第 二 章 “一落风尘下，方知为吏难。” ……（ 38 ）

第 三 章 “唯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。” ……（ 63 ）

第 四 章 “一朝归渭上，泛如不系舟。” ……（ 100 ）

第 五 章 “惭无出尘操，未免折腰役。” ……（ 122 ）

第 六 章 “巫峡中心郡，巴城四面春。” ……（ 166 ）

第 七 章 “杭州五千里，往若投渊鱼。” ……（ 191 ）

第 八 章 “吴中好风景，八月如三月。” ……（ 216 ）

第 九 章 “不如作中隐，隐在分司官。” ……（ 243 ）

第 十 章 “秋风满衫泪，泉下故人多。” ……（ 270 ）

第十一章 “佛容为弟子，天许作闲人。” ……（ 288 ）

第十二章 “寿及七十五，俸霑五十千。” ……（ 308 ）

后记……………（ 328 ）

代序：

白居易世界观刍议

—

张南山的《山居杂咏》之一《白香山》诗云：

“广大诗家推教主，泽民遗爱至今传。

天怀坦白天机乐，不愧人称白乐天。”①

这个评论，并不全面；但他却抓住了白居易创作中的主要特点，就是“天怀坦白”。作为现实主义诗人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不是如此，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，读者也不能了解到诗人的真实思想。白居易的诗，丝毫没有这种毛病，每一首诗，都是“水净沙明”，一眼就可以看到底，读来感到自然、流畅、顺适。可是，由于白居易重视“天怀坦白”，唯恐读诗人不理解，他的诗出现了“太露太尽”的缺点。翁方纲说得很好：“诗至元、白，针线钩贯，无乎不到，所以不及前人者，太露太尽耳。”②这个评论，也不够全面。他说白诗

“太露太尽”是不错的；但说白诗“不及前人”，就不对了。这种说法，有点儿笼统。从白诗所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看，他的诗作远远超过了某些前人，只说“不及前人”是不确的。

白居易的诗作，早有定评。诚如舒位所说：“谁识香山绝妙词，女歌姬解伎弹丝。再除一个鸡林相，肯把黄金买白诗。”^③这个评论，符合实际，并无夸张之处，可见其成就之高了。

白诗为甚么会有这样高的成就呢？自然是决定于诗人的思想，也就是决定于诗人的世界观。对于白居易的世界观，有过多样的解释：有人说是“充满了许多复杂的矛盾”；有人说“他的主导思想是富有人民性的和现实主义精神的”；也有人说“他的世界观是儒、释、道三派思想的统一体，而这三种思想又是互相矛盾着的”。以上的各种说法，多能言之成理，似乎也都有所根据；可是若认真探求，觉得又不是那么合理，仿佛还有舛误。

为了弄明白居易的世界观，想谈谈我的一点不成熟 的看法。一孔之见，难免有错儿，盼能得到知者教正。

二

一个诗人的世界观的形成，他的人生观是个核心。所谓人生观，就是对人生的基本看法；而怎样看待生死的问题，又是人生观的核心。那么，白居易是怎样来看待生死的呢？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，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，例证如下：

“人生诘几何？在世犹如寄。”^④

写这首诗时，居易三十四岁，正做秘书省的校书郎，已登上仕宦之途。

“人生百岁期，七十有几人。”⑤

“浮生同过客，前后递来去。”⑥

这两首诗写于居易四十岁，前者是升官志喜，后者是丁母忧之始。

“形质属天地，推迁从不住。”⑦

“行藏与通塞，一切任陶钧。”⑧

“功名富贵须待命，命若不来争奈何！”⑨

这三首诗，居易写于江州司马任上，约在四十四岁到四十七岁之间。

“浮生短于梦，梦里莫营营。”⑩

这首诗写于忠州刺史任上，时居易为四十八岁。

“明月照君席，白露沾我衣。劝君酒杯满，听我狂歌词。五十已后衰，二十已前痴。昼夜又分半，其间几何时。生前不欢乐，死后有余跽。焉用黄墟下，珠衾玉匣为？”⑪

这首诗写于杭州刺史任上，居易时年为五十二岁。

“朝亦随群动，暮亦随群动。荣华瞬息间，求得将何用？形骸与冠盖，假合相戏弄。何异睡着人，不知梦是梦。”^⑫

这首诗写于苏州刺史任上，居易时年为五十五岁。

“人生同大梦，梦与觉谁分？况此梦中梦，悠悠何足云！”^⑬

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

随富随贫且欢乐，不开口笑是痴人。”^⑭

这两首诗写于秘书监任上，居易时年为五十七岁。

“回思往事纷如梦，转觉浮生杳若浮。”^⑮

“死生无可无不可，达哉达哉白乐天。”^⑯

这两首诗写于五十八岁以后，时居易吏隐于洛阳，悠然自得。在他十七年的晚年生活中，类似的诗句俯拾即是，就略而不录了。

从上述的一系列例证来看，可以反映出白居易对人生的理解与认识，概而言之，可以归纳为三点：其一，人的生命是短促的有限的；其二，人的一切遭遇，都是命定的，人无力改变；其三，人应该及时行乐，对生活要现实些。这种理解与认识，姑不论其是否正确，但它是真实的，它是白居易主观上的理解与认识，而且是白居易思想组成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。

与此同时，白居易也无法躲避客观的影响，因为人不能超然于社会之外，毫无疑问地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，这就意味着社会上有甚么，他就必然要接受甚么，直到他的世界观的逐步成型。

三

白居易最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。

白居易生长的社会环境，使得他从蒙童开始，必须攻读儒家经典，自然也就接受了儒家的思想。白居易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儒家子，而且老而弥笃。他不止一次地说：

“仆本儒家子，待诏金马门。”^{①7}

“上遵周孔训，旁鉴老庄言；不唯鞭其后，亦要扼其先。”^{①8}

“孔门有遗训，复坐吾告尔。”^{①9}

这里所说的“周孔训”、“孔门遗训”，自然都是些儒家经典上记载的话，读其文，能不受其影响吗？白居易毫不掩饰，而且坦率地和盘托出。他说：

“古人云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仆虽不肖，常师此语。大丈夫所守者道，所待者时，时之来也，为云龙，为风鹏，勃然突然，陈力以出。时之不来也，为雾豹，为冥鸿，寂兮寥兮，奉身而退。进退出处，何往而不自得哉！？”^{②0}

这一段话，非常重要，它不仅表明白居易一生“进退出处”的理论根据；同时也表明白居易一生的行为，都是在儒家思想引导下前进的，适足证明他与儒家关系是密切的。

其次，白居易又接受了佛家思想。

大约在他没有应举之前，已经与一些高僧往还了。《白集》中较早的一首诗，是《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》，诗云：

“今日阶前红芍药，几花欲老几花新。开时不解比色相，落后始知如幻身。空门此去几多地，欲把残花问上人。”^{②1}

居易写这首诗时，二十岁刚过，从芍药花的开落，体会到人生的短促和虚幻，便产生了皈依佛门的念头。他在《八渐偈》一文中，说得更加明白：

“唐贞元十九年秋八月，有大师曰凝公，迁化于东都圣善寺塔院。越明年二月，有东来客白居易，作《八渐偈》，偈六句四言，以赞之。初，居易常求心要于师，师赐我八言焉。曰观、曰觉、曰定、曰慧、曰明、曰通、曰济、曰舍，由是入于耳，贯于心，达于性，于兹三四年矣。呜呼！今师之报身则化，师之八言不化。至哉八言，实无生忍观之渐门也。故自观至舍，次而赞之，广一言为一偈，谓之《八渐偈》。盖欲以发挥师之心教，且明居易不敢失坠也。既而升于堂，礼于床，跪而唱，泣而去。”^{②2}

序中所说的“于兹三四年矣”，如上溯推算，故知居易拜见凝公大师是在贞元十六年，居易二十九岁，大约是他中进士后东归省亲，在洛阳圣善寺会晤的。至于“八言”有无意义又当别论，但居易表示“不敢失坠”，说明他对佛家思想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了，甚至达到了“迷信”的程度。不然，何至于“跪而唱，泣而去”呢？从现在开始，直到他死，与佛门僧众的交往，就没有中断过，对佛经也在不断的研读。

再其次，道家思想给予居易的影响，也是不小的。可是，从甚么时候居易与道家接触，还很难肯定。

元和四年（八〇九），居易三十八岁，他所写的《新乐府》中有《海漫漫》一诗，结句云：“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，不言药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升青天。”显然在这时候他把《老子》和道家还是分别看待的，或者说他还不相信神仙之说，自然与道家还未发生瓜葛。元和十年居易谪居江州，这一年的年尾，写过《岁暮道情二首》，有句云：

“为学空门平等法，先齐老少死生心。”

“禅功自见无人觉，合是愁时亦不愁。”^②

他在《强酒》一诗中也说：

“若不坐禅销妄想，即须行醉放狂歌。”^④

事实很清楚，就是到这一年为止，他尚未与道家发生联系，因为他只提及“空门”、“坐禅”而已。大约是第二年，

才开始向道家靠拢，一开始是将信将疑，有诗为证：

“行行觅路缘松蹊，步步寻花到杏坛。

白石先生小有洞，黄芽姹女大还丹。

常悲东郭千家冢，欲乞西山五色丸。

但恐长生须有籍，仙台试为检名看。”^{②5}

居易对生死的问题看法变了，他也想解决生命短促的矛盾，所以来找王道士，“欲乞西山五色丸”以谋求长生。自兹以后，居易与道士、炼师交往越来越多了，甚至他自己还炼过丹，而且还不止炼过一次，可是始终没有炼成。尽管如此，他却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。因而可以断定，居易是到江州后，才接触道家思想的，大约是在四十五岁的时候。

如果依据儒、释、道三教与居易接触的时间看，给予居易影响最深的首推儒家，其次才是佛家，至于道家在元和元年居易写《策林》时已有所闻，直到元和十一年才与道家真正发生联系。

有人认为白居易既然服膺儒、释、道三家的教义，其思想必然是矛盾的。其实不然，居易则认为儒家思想完全可以包括佛家思想，主张停止对佛教的传播。居易觉得儒家可以代替佛家，如再宣扬佛教，岂不是画蛇添足？他的观点，是值得重视的。他说：

“……于是乎儒、道、释之教鼎立于天下矣。降及近代，释氏尤甚焉。臣伏观其教，大抵以禅定为根，以慈忍为本，以报应为枝，以斋戒为叶。……然则根、本、枝、叶王教备焉，何必使人去此取彼。若欲以禅定复人性，则先王有恭默无为之道在；若欲以慈忍厚人德，则先王有忠恕惻隐

之训在；若欲以报应禁人僻，则先王有惩恶劝善之刑在；若欲以斋戒抑人淫，则先王有防欲闲邪之礼在。……”^{②6}

文中一再提到的“先王之道”，“王化”，“王教”等等，不正是儒家的思想吗？据此可知，居易对佛家、道家的论述，往往是以儒家的论述，去衡量，去裁汰，而不是无所辨析地去囫圇接受，所以可以这样说：白居易的思想，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，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从属的地位，故而它们之间，没有甚么不能调和的矛盾。

白居易的诗歌中，有很多佛、道两家并列的句子，可是仔细玩味一下，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矛盾，有时还是十分一致的。如：

“禅僧教断酒，道士劝休官。”^{②7}

“达摩传心今息念，玄元留语遣同尘。”^{②8}

“病来道士教调气，老去山僧劝坐禅。”^{②9}

这些句子都明白易懂，似乎反映不出一半儿是道家思想，一半儿是佛家思想。要用这些诗句来证明白居易思想是矛盾着的，大概是没有说服力的。

四

唐文宗大和七年（八三三），居易六十二岁，四月，病免河南尹，再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秋天，与张仲方、舒元舆同游龙门，写过一首《醉中狂歌》，有句云：

“……我有狂言君试听：丈夫一生有二志，兼济独善难得并。不能救疗生民病，即须先濯尘土缨。况吾头白眼已暗，终日戚促何所成。不如展眉开口笑，龙门醉卧香山行。”^{③①}

这时，白居易退居洛阳已经四年，基本上已经决定了未来的去处，诗中谈到的“兼济独善难得并”，是总结性质的，是从生活实践中得出的认识。这与他过去所说的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仆虽不肖，常师此语。”完全相符。适足说明白居易的确做到了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。

综观白居易的一生，思想大的变化只有一次，贬谪江州是关键性的事件。当他从江州往忠州的船上，曾把前半生的生活做过一番检讨，从而做出了新的决定：

“……险路应须避，迷途莫共争。此心知止足，何物要经营。玉向泥中洁，松经雪后贞。无妨朝市隐，不必谢衰羸。但在前非悟，期无后患婴。多知非景福，少语是元亨。晦即全身药，明为伐性兵。昏昏随世俗，蠢蠢学黎甿。鸟以能言繆，龟缘入梦烹。知之一何晚，犹足保余生。”^{③②}

居易在这里提出四点，作为未来生活的准则：一、避险知足，二、隐于朝市，三、少语全身，四、随俗浮沉。归纳起来就是一条：“独善其身”罢了。居易作出这一决定时是四十八岁，到他七十五岁逝世，共二十七年。检视他这二十七年的道路，穷倒不穷，官越做越大，可是他奉行的是“独善其身”的

信条。也许正因为他只顾自己，不管政事，而且是随波逐浪，甚至远避政治旋涡，所以才能安然无事，坐享居官的清福。特别是在洛阳十七年的生活，是个十足的“独善”者，因而他这一时期的诗作，多是写身边生活琐事，或是送迎酬酢，以至情调低沉，失去了前期诗作那种战斗性和现实性。

白居易前半生的思想，主要是力图实现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理想，而其关键在“达”。所谓“达”，就是“飞黄腾达”，也就是做大官，掌握权柄，然后才能通过皇帝为老百姓解除倒悬之苦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白居易只有走仕宦之途，故而他刻苦攻读，考中了进士，站稳了仕宦之途的起点。下一步就是争取得到皇帝的青睐与信任，于是竭力表示他对皇帝的忠诚，表示他对国事的关心。由于这种需要，他对不利于朝廷的现象便极力反对；于是采取以诗歌讽谕，或者上书谏净，甚至有时与宪宗面对面争论，吵得面红耳赤，甚至都惹怒了宪宗。他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，鞭挞着皇权中存在的缺陷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应兴应革的途径和方法。这是他这一时期思想中一个方面。

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他从童年开始学习儒家经书，儒家一些观点，熏陶渐染，深入肌理。他似乎接受了“仁政”之说，所以懂得人民的重要。在他的政论文章《策林》中，许多论点都是从人民的利益着眼。例如他论述皇帝与人民的关系时说：

“君爱人如赤子，则人爱君如父母；君视人如草芥，则人视君如寇仇。”^③

又如他告诫皇帝不可奢侈：

“夫如是，则君之躁静，为人劳逸之本；君之奢俭，为人富贫之源。故一节其情，而下有以获福；一肆其欲，而下有以罹其殃。一出善言，则天下之心同其喜；一违善道，则天下之心共其忧。盖百姓之殃，不在乎鬼神；百姓之福，不在乎天地，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。”^{③③}

类似的文章，还有一些，为了行文节便，就不再引录了。从这类文章中，反映出居易的“忠君爱人”的思想该是多么强烈啊！由此可知，他追求“达”，就是要实现“忠君爱人”的理想；他用无畏的言行来表示“忠君爱人”的高风亮节，正是为的要追求“达”。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，他不理解政争的复杂性，终于被牵累而跌落下来。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，又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呢？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奋战，他所梦想的“达”，终于是破灭了，他不得不背负着创痛，开始走上“独善其身”的道路了。

白居易的世界观，看来似乎有些纷纭复杂，实际上是比较单纯的，他的思想核心，就是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两句话而已。至于他的世界观的变化，则系于“穷”和“达”两个字上。假如白居易真的“达”了，做了唐宪宗的宰相，掌握了朝柄，他可能为人民做些好事，也就是他所说的“兼济天下”，他还能去过“中隐”的生活来度完他的晚年吗？

我看不大可能，那时候，居易将会有新的理想。

五

当我们知道白居易世界观的内涵以后，对他的行事、处世

似乎就有些懂得了；同时也理解了他这样做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。有些现象之所以产生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他，汲汲于进士考试不应该吗？

他，痛恶权奸、勇于揭露社会缺陷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

他，同情人民，热爱人民，有甚么可奇怪的呢？

他，创作出那么多思想深刻的现实主义诗歌，不也是很自然的事吗？

白居易的世界观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衡量，是进步的，是富有人民性的；但是，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因为他不是一个超人！

注：

①见《松心诗集·壬集》

②见《石洲诗话》卷二

③见《瓶水斋诗集》卷七，《又题元白长庆集后》

④见《感时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五

⑤见《初除户曹言志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五

⑥见《重到渭上旧居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九

⑦见《渐老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十

⑧见《江南谪居十韵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十七

⑨见《浩歌行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十二

⑩见《野行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十八

⑪见《狂歌词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八

⑫见《自咏五首》之一，《白香山集》卷五十一

⑬见《和送刘道士游天台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五十二

⑭见《对酒五首》之二，《白香山集》卷五十六

⑮见《枕上作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六十八

⑯见《达哉乐天行》，《白香山集》卷六十九